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歴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五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龜山楊子

問楊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名臣言行録與宋鑑記云楊子名時字中立其先世居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將樂遂因家焉仁宗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得孔孟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第在南方則有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楊龜山三人是也龜山初舉進士登第聞二程兄弟講孔孟絶學於河洛龜山調官于京師不赴因往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明道目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師事伊川於洛時年四十餘矣一日伊川偶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去伊川

既覺顏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後龜山歷知劉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初龜山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學有本源行無玷缺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游故學者號曰龜山先生　龜山和陳瑩中自警之吟有曰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又曰入荒同守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道徑蹊無處問歸歟　又示學者有曰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跂跂黄小群毛髮忽已蒼頹言好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既去遠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

勿徬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鏤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名利場挾策博塞遊異趣俱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可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則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勿軒熊氏曰頹波注扶桑者言光陰之易過也潢小群者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為黃四歲為小也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栽者言道行則為偶不行則為類所異者坊不異者理也挾策博塞遊異趣俱亡羊者言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遊博奕為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臧穀二人牧羊臧貪書而穀貪博俱亡其羊大抵龜山所論為學當在於少年能擇其方也

程子嘗謂龜山曰貞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問楊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楊子生於

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神宗熙寧九年丙辰舉進士登第初為虔州司法獨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既而丁憂服闋改歷瀏陽餘杭蕭山之令民懷其惠政譽日著

徽宗宣和元年己亥冬十二月召為秘書郎

宣和五年癸卯夏五月進為邇英殿說書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夏五月爲國子祭酒擢右諫議兼徽猷閣侍制

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夏四月進爲工部侍郎兼侍講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晚年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龜山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門人

問楊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楊子卒於

高宗紹興五年乙卯夏四月年八十三也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記云

高宗紹興五年乙卯冬十一月　賜謚文靖公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之門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

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

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

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

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

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

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　又曰龜山造養深遠燭理甚明

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

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帷朝夕咨

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之也

本中呂氏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而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接始終如一天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遊宦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旣歸閑居累年沈潛經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龜山實似之

章氏憲曰胡安國嘗稱龜山言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世矣

朱子曰昔龜山過黄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一箇圈子用墨塗其半言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

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又曰龜山天資甚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離窮究其嘗謂這樣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也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公之有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又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其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跌畧處然皆通明龜山最老其所得益深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儕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又曰龜山師事二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之儒宗故見於行事之深而切著之明如此

晦叔吳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定

夫如何曰亞於龜山也

臨汀曾氏曰龜山楊氏立雪程門載道之南則二程子之道龜山實得之而豫章之羅延平之李實繼之而不絕矣

豫章羅氏

問羅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近思録與宋鑑記云羅氏名從彥字仲素豫章人後徙居劍州為人嚴毅清苦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見得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初為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主簿聞龜山得伊洛之學於河南慨然慕之時龜山為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令仲素徒步遂往學焉三日即驚汗浹背乃嘆曰若不至是幾虛枉過了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屏居山中絕意

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門人李延平最著

問豫章生於何年而卒於何時　對曰史籍通鑑諸書不載姑闕未聞

延平李氏曰仲素羅先生少從鄉律行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又曰仲素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有近似之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之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從遊其門者千有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惟仲素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

之交龜山云易聞伊川說得甚好仲素遂鬻田裹糧至洛見
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
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其不傳之秘先生常教學者讀書
之法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書象意之
表　又曰仲素先生心廣體胖嚴毅清苦殊可畏也　又曰
仲素教學者於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氣象李先
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也
恊齋陳氏曰仲素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　徽宗
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愿中得傳其學厥後朱
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者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先生既沒之後惜無子孫及其遺言
不多見於世　寧宗嘉定七年甲戌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
得先生所著遺書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餘言大要謂

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
惠卿蔡確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
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仲素先生不求聞達於當世智次抱負不少槩見而
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學問之淵源而上承伊洛之正派下
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先生受學於龜山
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蓋義理之學垂
絕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中靜坐三
年所以窮天地萬物與天理切實若此者者遵堯錄八卷述
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
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提綱撮要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先
生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

延平李氏

問李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言行録及宋鑑記云李氏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尤溪人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拔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者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不傳之奧先生初從仲素游學仲素好靜坐先生退入室中亦靜坐仲素令其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先生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仲素甚重之先生卒業退居山中謝絶世事凡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悠悠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

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爾學者稱謂之延平先生

朱子嘗從延平受學每稱延平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之不可犯者

問延平之父名何而母之某氏　對曰按行狀與言行錄記云延平之父名渙贈朝議大夫母饒氏贈恭人延平乃朝議大夫之仲子也生有異禀幼而穎悟稍長孝友謹篤父母鍾愛尤甚日誦遍目記之

問延平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行狀記云延平娶同郡吳氏生子三長曰友直左修職郎信州府鉛山縣尉仲曰友諒右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簿季曰友聞未仕

問延平生於何年卒於何時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記云延

平生於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卒於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冬十月十有五日年七十有一矣閩帥汪
公為遣參議王伯序觀察使謝倣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殷
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奉喪以歸葬於故里是年
賜謚文靖公　詔升從祀夫子朝庭
朱子曰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
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
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能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
初先生隱居山田簞瓢屢空怡然自得閩帥玉山汪端明具
書禮車乘迎聘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而遂卒于府治之
館舍惜哉　又曰先生屏居山里結茅舍於水竹之間以謝
絕世故如此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

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皆有所矜式焉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或問先生之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有不可及　又曰舊見延平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或問李先生之學常在心目間

朱子曰只是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自
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從仲素游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
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以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
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
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
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
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也
又曰先生接後學答問不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
大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矣
又曰先生常喜黃太史之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善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嘗諷誦之而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又曰先生初間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却是琢磨之功　又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之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近處也是如此出遠處亦只是如此尋常人呼一人呼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呼之不至聲亦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文字其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任希純教授延入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

有得聖賢教法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之覆萬物延平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　又曰先生有為只用蠱卦更有決烈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率爾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

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

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　朱子曰此亦難
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
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前嘗見延平說看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
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其心嘗疑之以
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來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
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
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又曰某舊見延平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雜學先生云汝
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甚玄

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又曰延平嘗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嘗云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又曰延平嘗語中庸有云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而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者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朱子祭延平先生之文有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覔其徒望門以趍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倚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貧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義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盈虛廓然太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

未獲施退未及傳殞身已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
恭惟先君實共源泒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
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
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
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斯時
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
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帰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
長號涕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役不飯含奔
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
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先生文有曰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
畢會御車既飭薤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
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栽瞻縹縛弥切痛傷築室

三年奠酹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又挽延平之吟有曰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矣風月自悠然洒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又挽吟有曰一自籃輿去不回故山空鎻舊池臺傷心綱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晦菴朱子

問朱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文集與家傳記云朱子名熹字仲晦世居歙州黃墩八世祖

唐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徽州婺源遂家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紫陽山下五世祖甫甫生振振生絢皆不仕絢娶汪氏而生森少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隊先業卒贈承事郎森娶程氏而生三子長曰松字喬年號

韋齋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世號韋齋先生乃朱子之父也少以詩文鳴從豫章羅公仲素游甫冠擢進士登第入館爲吏部尚書郎兼史職以不附和議去國旣而後仕於建州遂家於建陽縣之考亭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復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而推明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韋齋於是益深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趍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天資英睿以討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朱子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故其學有自来矣次檉次槹皆韋齋之弟而槹乃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高遠近道號曰玉瀾集韋齋病且亟而屬朱子曰籍溪胡憲字原仲白水劉勉之字致中屛山劉子翬字彥冲此三人者廼吾之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以父事之而惟其

言之是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既孤迺遵父之遺訓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遍交當世之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吾家為同門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日益深矣初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指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盡有所歸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即敬齋箴云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又筆之於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有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

具於其中夫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
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
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
毫之空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
餘先生之於道誠可謂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
矣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
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
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
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
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

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於義深積厚務持者純熟嚴備者和平心不待擬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之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故也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墜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孰有加於此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焉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於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域哉嗚呼是殆天之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初朱子居於建之崇安五夫扁其讀書堂曰紫陽山名在新安歙縣其下有槪書院蓋識新安鄉關常在於目從游之士自遠

至者日益衆盛後　淳熙二年乙未秋七月築室於建陽盧峯之巔號曰雲谷因創草堂扁以晦菴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翁　淳熙十二年乙巳夏四月因拜華州雲臺之命故於次年丙午自稱雲臺眞逸紹熙三年壬子春二月卜築居於考亭作精舍於武夷曰竹林後更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敢後晚揲蓍得遯之同人因更號遯翁而晦菴之名尤顯于世屏山劉氏初作朱子元晦之字說祝辭有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顏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曾也無斷貫道雖一省身則三次輔孔門翺翔兩縣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欲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〻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

望洋渺渺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乎德不日新則
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家言而思
紫動而思躋濟乎惴惴惟顏曾是畏積蹤戲以元之為遂四聽曰德仲之鰌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仲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
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其因此追求有所省悟所論難
處皆是從原頭體認得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
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某初從謙開善處
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
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
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
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孫子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研窮聖賢之經傳而註釋之

朱子作易啓蒙有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其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一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此朱子啓蒙本義發明四聖之微蘊矣

又曰其一生只看得大學與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又曰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文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

又曰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

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
看是甚事都來憑得
又曰程子有云孔子感麟而作春秋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
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
須作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
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
物之至者耳
又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
察而已想聖人心細密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
陽今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
便是此義朱子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鳥獸無不
有陰陽
又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

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跡孔子而後千載不傳惟康節二程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

又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

又曰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先天之圖如此齊整如揚雄太玄便有　零星補湊來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為六横二畫則為七蓋亦

補養之書也

又曰先天之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想必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此意思

又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但周邵不相聞故二圖亦不相通

或問無極邵子如何說前朱子曰邵子說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朱子曰本無無間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不同是如何朱子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即無對也

又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義類之辭也

又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爾卦變獨於彖傳之辭有用故也

又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而為陽矣所以謂之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只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此理靜而生陰亦只是

此理

又曰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迸遲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矣

又嘗作感興之詩有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此詩論陰陽二太極也）

又曰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斗樞軸遥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傍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此詩論天之太極即人心之太極也）

又曰崑崙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勿軒熊氏曰此詩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

之氣有理以貫其間以為主宰也

又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弃俯察方儀靜穎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勿軒熊氏曰此篇論易首乾坤庖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當體乾坤以進德也

又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殘文喪春秋魚魯參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韵龍門有遺歌勿軒熊氏曰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繼先聖六經之絕學也

又曰顔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依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冊青著明訓今古垂炳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勿軒熊氏曰此篇論顔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志又嘆後人之不能也

又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勤盥櫛問訊謹暄凉捧水

勤播洒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
見惡如探湯庸言戒龐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
勿忙十五志于學又時起高翔勿軒熊氏曰此篇論小學之教
又示諸同志之有日夏末已云暮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
居有餘情端居亦何為日夕掩扃扃躬有絃誦樂而無塵累
并良朋肯顧予尚有宿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眷焉
撫流光中夜嘆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金華何氏曰此末二句皆
有望道而未見之意乃朱子之謙辭然道無窮盡故朱子之心亦豈嘗自以為造其極哉
又曰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櫱生牛羊復來侵恭惟
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勿軒熊氏曰此詩借牛山之木以喩仁義之心
所當保養也○金華何氏曰此篇以牛山之木譬如人之良心善性以斧斤牛羊譬物欲之侵害而教之以反身存養
為保養之道也

又論大易有詩曰諸儒談易謾紛紛只見繁枝不見根觀象徒勞推互体玩辭亦是逞空言須知一本能雙榦始信千兒與萬孫要緊包羲爲人意悠悠千古向誰論

又聞迅雷有感之吟曰誰将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椎斷吞群心

又克已吟有曰寳鑑當年照膽寒向来埋没太無端秪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寳鑑看

又觀書有感二首之吟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来

又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又答袁機仲論復卦之吟有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

又賛易二首之吟有曰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絶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又曰潛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絶韋編

又水口行舟之吟有曰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緑樹多劉軔熊氏曰此篇形容人慾之發自往之益而天理常常昭著也

又春日偶成之吟二首有曰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又曰聞道西園春色深閑穿芒屩賞登臨千葩萬蕋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又賛大易有曰太極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

又曰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

亦兩離麗文明庵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學之與

要斯得

朱子自贊遺像有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將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此以後附先儒沒從之贊

海南白玉蟾贊曰皇極立世公歸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鳴蟬

庸齋趙氏汝騰贊曰理明義精德感仁熟折中群言如射中鵠

兩極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

絕學梯航斯文叔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臨川吳澄贊曰義理玄微蚕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愚生末學亦嘗稽首再拜

遺像 有拙吟云

豪傑英才像儼然　泰山喬嶽鎮中天　大明洙泗千年統
奮啓濂關百世傳　志任綱常該體用　身存規矩法方圓
古今學者皆尊仰　菽粟斯文耀簡編
問父韋齋生於何年而歷仕於何時　對曰按朱子文集墓誌
與言行録記云韋齋生於
宋哲宗紹聖四年丁丑閏二月戊申日性至孝友雅有高志大
節為詩文蒼古落筆語輙驚人
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同上舍出身登第初授迪功郎建州政和
縣尉因遊宦徃來閩中從龜山楊氏之門人羅仲素以學
而講明聖道之要遂家寓於建州之考亭復除調劍州尤溪
縣尉及監泉州石井鎮稅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召除秘書省正字丁内艱服闋召對改宣
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復遷著作郎尚書員外兼史舘校勘歷

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欽奉勑修　哲宗實錄書成
而因以史職年勞特轉授奉議郎復還授承議郎時秦檜忌
其能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之遂請以知饒州
未赴乃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而終特加贈通議大夫有韋齋
文集十二卷傳於世
問朱子之母某氏亦願聞之　對曰按家傳記云朱子之母夫
人祝氏（即祝確永叔之女按祝氏世居江陵後遷歙州）封孺人贈碩人慈順孝謹生
三子伯仲皆夭季則朱子其淵源有自來矣
問母夫人祝氏生於何年　對曰按朱子文集墓誌記云夫人
乃處士祝確永叔之女世業於儒而有淳厚高行永叔娶同
郡俞氏淑人而生夫人於
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秋七月庚午日性仁厚端慧年十有八
歸于韋齋追事舅姑以孝謹篤至而人有所難能者生子三

季則朱子生女一適右迪功郎長汀縣簿劉子翔韋齋既卒
時朱子年十有四家雖貧窶人有所不堪而夫人甘薪辛勤
處之怡然常以撫訓朱子為務惟恐其德器之成不篤矣
問父韋齋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文集墓誌
與年譜記云父韋齋卒於閩建州城南之寓舍時年四十有
七乃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春三月也　紹興十四年甲子葬韋
齋於崇安白塔山在五夫里
孝宗乾道六年庚寅秋七月五日復改葬武夷鄉上梅里之寂
歷山在白水鵝子峯之下
問母夫人祝氏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文集
墓誌與年譜記云母夫人祝氏卒於
宋孝宗乾道五年己丑秋九月戊午日享年七十乾道六年庚

寅春正月癸酉日葬祝夫人於建陽崇泰里後山鋪天湖之
陽命其谷曰寒泉塢東北相距帶蔡白水之埜百餘里矣
問朱子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文集與年譜記云朱子娶
劉氏延白水草堂劉勉之字致中之女生子三長曰塾字受
之歸婺源先卒塾娶潘氏生鑑與鎮鑑生沂汐曰埜字益之
後爲將仕郎歿曰在字敬之後爲承務郎有女二曰巽曰兊
長適迪功郎三山勉齋黄榦字直卿蚤歲受學於朱子
問朱子之妻劉氏卒於何年而葬於何處　對曰按文集與年
譜及宋鑑記云朱子娶令人劉氏卒於
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冬十一月四年丁酉春二月葬令人劉
氏於建陽之唐石里大林谷在九峯山下（唐石里今改爲嘉禾里）
問朱子生於何年而歷仕於何時　對曰按年譜與宋鑑記云
朱子生於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十五日甲寅亥時　庚戌年

丙戌月　甲寅日　乙亥時生於延平尤溪寓舍幼有異稟頴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何所附韋齋奇之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先生五歲始入小學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嘗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端坐默視詳玩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之言輒不忘

紹興十年庚申春二月韋齋補外得請知饒州旋請祠先生遂得侍學於家庭十有四歲丁父韋齋之憂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於其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胡籍溪劉草堂與少傅之弟劉屏山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之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以父事之而惟其言之是聽則吾死不恨矣韋齋既沒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廼遵父之遺訓禀學於三

君子之門於是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以息女妻焉二劉公既沒獨事胡公最久自少厲志聖賢之學

紹興十七年丁卯秋八月中建州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時朱子年十八矣

紹興十八年戊辰春二月王佐榜勅同進士登第出身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正月始歸婺源拜省丘墓宗族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初官泉州同安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五月自同安既歸徒行始從游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時朱子年二十四是歲秋七月丁酉長子塾生彌月復之同安蒞職勤敏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規矩甚嚴厲諸生以誠敬開以義理增修講問之法於是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矣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秋七月庚午次子埜生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春正月秩滿歸自同安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澹然復訪李先生於延平冬十一月歸以養親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紹興三十年庚辰冬十月又訪李先生於延平自此往復從游凡歷幾載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春正月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秋八月上封事實封奏劄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蓋帝王之學必先乎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

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夫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三月被召辭秋七月趣行冬十月辛巳至入對垂拱殿十二月戊辰除武學博士

隆興二年甲申春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孝宗乾道三年丁亥秋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講論道經邵武謁黃端明冬十一月巳丑召除樞密院編修官

乾道四年戊子夏四月建州崇安大飢請貸粟於府以賑之民得不饑是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開耀鄉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秋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乾道五年己丑春正月幼子在生秋九月丁毋夫人祝氏之憂

乾道六年庚寅冬十二月被召以喪制未終而辭

乾道七年辛卯建先聖殿於崇化里之書林以奉先聖號曰同

文書院俾正殿兩廡間以藏諸圖書板籍
乾道九年癸巳夏五月召主管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進
言爲國當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以厲風俗數年之後
國富而兵强則戰可以復讎守可以制勝矣
孝宗淳熙二年乙未夏五月東萊呂公自東陽來訪講學於寒
泉精舍六月及歸餞東萊至于鵝湖江西陸九齡字子壽陸
九淵字子靜清江劉清之字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
俱執己見不合而罷秋七月作草堂於廬峯之雲谷名曰晦菴
淳熙三年丙申春二月復歸婺源拜省先塋宗族夏六月召除
秘書郎辭不就冬十月差主管武夷沖佑觀
淳熙五年戊戌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冬十二月又趣之任
淳熙六年己亥春三月晦日到任首下教三條每五日一詣學
立濂溪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坐別立五賢堂夏六月癸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禁別籍異財者冬十月複建白鹿書院
成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於學者
淳熙七年庚子春正月右文殿修撰南軒張公卒年四十八訃
至罷宴哭之三月修學宮申朝乞以泗水侯孔鯉從祀
先聖夫子廟庭時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冬以旱傷分數申告
于朝乞蠲減稅租冬十一月作卧龍庵於廬山之陽以祠諸
葛武侯
淳熙八年辛丑春正月開倉濟糶二月陸子靜復來謁三月除
江西提舉常平茶塩公事閏三月合符解綬東歸夏四月過
九江拜濂溪遺像壬戌還舍秋七月著作郎東萊呂公卒年
四十五訃至為位哭之八月改除浙東提舉常平茶塩公事
冬十一月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用人之說因
及時政之缺上深納之冬十二月之任視事按歷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有引去者建修社倉于諸郡

淳熙九年壬寅夏六月奏疏言事秋八月　孝宗特旨朱某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除直徽猷閣復改除江西提刑

淳熙十年癸卯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夏四月作武夷精舍成四方士友來學者甚衆

淳熙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崇道秩滿夏四月拜華州雲臺之命

淳熙十四年丁未春三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夏四月拜命秋七月除江西提刑以疾辭不許冬十月遂行拜命惟特進封事實封奏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　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淳熙十五年戊申夏六月奏事延和殿上迎謂之曰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是日除兵

部郎官以足疾乞辭周必大力薦之乃仍舊職江西提刑再
乞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冬十一月趣入
對再辭上封事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説書因營草奏上
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
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
此十事矣時先生復與陸子静辨太極書因方詆其學之偏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於學者
淳熙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除秘書閣修撰仍奉外祠夏五月除寶
文閣降詔獎諭秋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力辭冬十一
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又趣之任至郡請詔行經界之法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辛亥春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尋請祠三
月復除秘書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夏五月拜命辭職解組

而歸於建陽寓同由橋秋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

紹熙三年壬子春二月始築室於建陽考亭冬十二月除廣西經畧使力辭十二月甲申塋嗣子塾於徽州大同北麓之上而為之誌

紹熙四年癸丑冬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時有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子安否

紹熙五年甲寅秋八月彭龜年薦之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受詔進講大學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上為之感動復除華文閣待制冬十月除寶文閣待制兼脩撰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一月己亥除知江陵府湖南安撫幷辭舊職名不允戊戌行至玉山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是歲竹林精舍成十二月丁巳朔十有三

告文人禮致祭于

先生 咸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

祀配饗精舍始終南賢堂長以司之後更名曰滄洲（因舍前有洲還遠故改之）按諸書云有告祭先聖先師之文存於文集

其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

訓萬世作程三千之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

暨輿益以光大自是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

程授受萬理一原曰張曰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

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

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

與來落此一所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

祈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夏五月乞致仕不許冬十二月詔依舊充

秘書閣修撰先生草封事萬餘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諸生力諫時蔡季通入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稾更號遯翁

慶元三年丁巳蔡季通編置道州先生留宿寒泉精舍相與訂正參同契次年季通卒于道州

慶元四年戊午冬十二月以年近七十乞致仕許之特加授朝奉大夫致仕于家號曰遯翁

慶元五年己未始用野服見客寘榜署云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之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熹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京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投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問朱子著書之先後悉願聞之　對曰按年譜與宋鑑記云
宋孝宗乾道四年戊子夏四月編次程氏遺書成時朱子年三
十九
乾道六年庚寅冬十二月家禮成時朱子年四十一
乾道八年壬辰春正月編次語孟精義成夏四月通鑑綱目成
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冬
十月西銘解義成時朱子年四十三
乾道九年癸巳夏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義成六月編次程氏
外書成時朱子年四十四
淳熙二年乙未夏五月編次近思錄與名臣言行錄成時朱子
年四十六
淳熙四年丁酉夏六月語孟集註成冬十月詩集傳成時朱子
年四十八

淳熙十三年丙午春三月易學啓蒙成秋八月孝經刊誤成時
朱子年五十七
淳熙十四年丁未冬十月編次小學書成時朱子年五十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冬十一月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
於學者時朱子年五十九蓋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
稱為晦菴先生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
淳熙十六年己酉春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
章句時朱子年六十
光宗紹興元年庚戌冬十月刊四經四子書成畧告於先聖先
師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別序合為一篇以寘
諸經之後春秋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附三經之後時朱
子年六十一
紹興三年壬子冬十二月孟子要畧成時朱子年六十三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冬十二月楚辭集註成時朱子年六十六
慶元二年丙辰冬十二月修禮書成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時朱
子年六十七
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與蔡季通會宿於寒泉精舍訂正參同
契與集註韓文考異書成時朱子年六十八
慶元四年戊午春正月集書傳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
大義悉口授於門人蔡沈俾足成之時朱子年六十九
慶元六年庚申先生素有足疾是年復加以痞膈之證春三月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先是庚申夜爲諸生復說太極圖與西
銘解義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當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
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
生萬物只是一誠而已矣甲子疾革乙丑日午初刻以疾卒
于正寢　按夢奠記先生初疾革之時作書與子敬之令早

歸收拾書籍文字且嘆息而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整
衣冠就枕而卧癸亥日敬之自五夫歸家精舍諸生入問疾
乃起端坐曰煩諸賢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而
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既退手書屬其子
益之敬之及門人范念德黃直卿葉賀孫蔡仲默拳拳以勉
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
疾而侍於側挽仲默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林擇之
云先生脉絶已三日只是精神定得如此分晩因請曰先生
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禮數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曰疎畧益
之云當用儀禮乎先生亦搖首曰未備仲默曰然則當以儀
禮書儀參用之如何先生乃頷之揮婦女毋得近既不能言
意若欲索紙筆左右以手板托紙進然握筆已不能運少傾
置筆就枕如平時手誤觸巾目仲默使正之諸生侍寢仲默

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良久恬然而逝送終之事皆用遺訓焉盖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之不在於國或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恍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釋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

問朱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年譜與宋鑑記云朱子卒於

寧宗慶元六年庚申慶元三月初九日乙丑年七十一是日大風

拔木未幾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其所謂山頹木壞
者歟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哭時仲默主喪役直卿主
喪禮矣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之唐石里 大林谷從葬者
幾千人矣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年譜與宋元鑑
記云

寧宗嘉定元年戊辰冬十二月
賜謚文公 謚法云道德博聞曰文

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
追贈中奉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復加贈宣奉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 贈太師
追封信國公 詔賜子在為工部侍郎入對言以學
問之要 上曰先卿大學中庸序言之甚詳朕每讀之

不能釋手恨不與之同時矣

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　改封徽國公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理宗皇帝幸大學以五臣從祀

御筆詔曰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

聖域發揮蘊奧千載絕學始有指歸而補於世教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中會融使大學語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孟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朕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朕崇獎儒臣之意

大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春二月

追封齊國公　父韋齋為獻靖公　母為粵國夫人

壽昌吳氏曰晦庵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隱處便

游終日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

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

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

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晦庵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

潤含蓄的實徹於人心洞於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

濂洛之緒風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

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

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

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滲漏尤可想見於

嗣氣之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惟先生一人而已

勉齋黃氏曰先生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而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家者奉親而極其孝撫下而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

其葬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䘏窮匱恩無所缺其於自奉則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又曰先生之功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於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於萬世若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之圖精微廣傳不可涯涘先生為之觧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吕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甚

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
思以究其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
利而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
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
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
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
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
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来遠自川蜀文詞
之傳流及海內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
出家藏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
之聖賢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侵尋衰
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
自周以来聖賢相傳之道一旦昭然大明歷仕於國謹難進

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
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
苟安故其與世動輙齟齬其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
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又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斯道之統者不過
數人而已由孔子而後曽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
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煥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果齋李氏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茍非其人則
不得而與焉蓋自孟子没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邵出焉歴
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曾鄒之
墜緒前後聖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昔者易更三
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

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灝脫諸儒各以己見妄自穿鑿爲説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邵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於異端者有之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格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念德范氏李同門之士臨哭祭晦菴之文有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鍾精孕靈及河維嶽敬惟孔艱是以殊鍾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筵空告朔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彌正劉氏曰先生持心甚嚴不敢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尊六籍則諸子曲說而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汩其緒讀書易貫穿百家終也顓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秒忽析理於錙銖採擷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云其於山林之日長講習之功深也乎居與其徒切磨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先生之門者必行已經與人信君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先生之學也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彰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

後天衰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行於君師之柄移於孔子則又有顏曾閔冉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據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徃徃孤立寡儔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

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疣瘍之閒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於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其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豪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之一本道器之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

地育萬物而其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
顯而微者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溺世偏蔽寵者之安於
卑也猗歟盛哉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則吾
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
興微朱子則吾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
謂孟子之功而不在禹之下予謂朱子之功亦不在孟子之
下也

鶴山魏氏又曰文公先生之易得於邵子爲多蓋不讀邵易則
茫然不知此啓蒙本義之所以作也

臨汀曾氏曰南渡以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集諸儒之
大成發六經之旨趣易本義則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集傳
則足以破小序之固陋四書精義為六經之階梯綱目謹嚴
得春秋之大法偉哉斯文之功千萬世之幸也蓋自堯舜至

於孔子而六經之道始大備則集群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周子至於朱子而六經之義始益明則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先儒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愚亦曰先朱子者非朱子無以明後朱子者非朱子無以法孔子也朱子也誠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五